使琉球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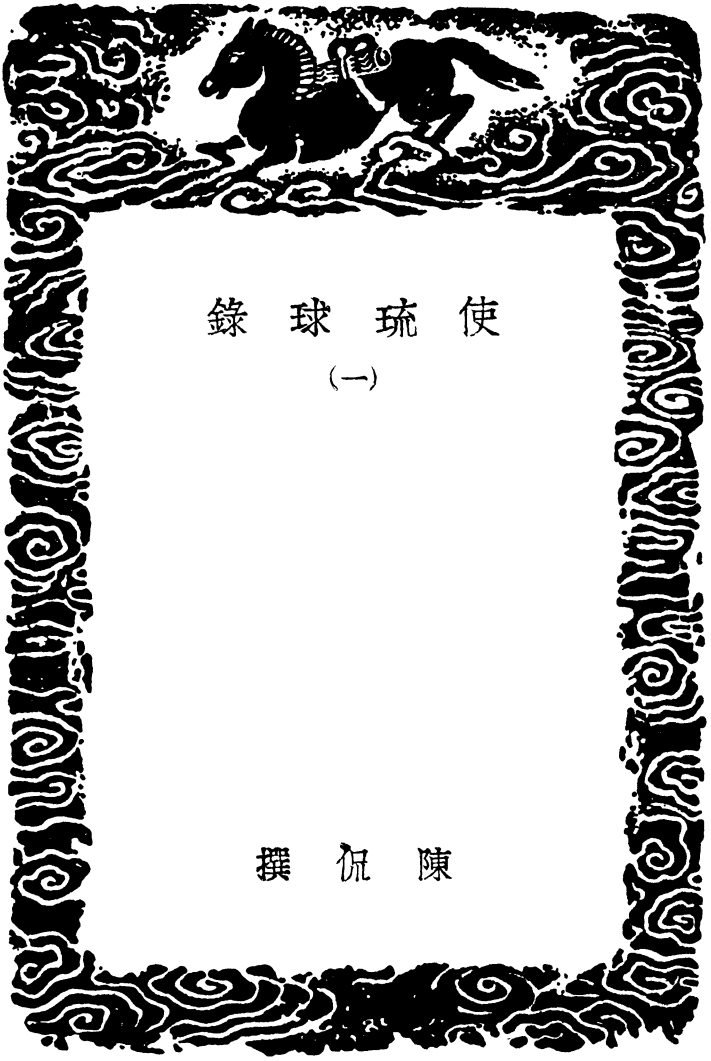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使琉球錄

(一)

陳侃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六

使琉球錄

陳侃

使琉球録序

皇明德化誕敷際天所覆聲教咸暨琉球越在海表世奉正朔唯謹每易代抗章乞封則遣近臣將事嘉靖壬辰世子尚清以嗣國請　皇上仁覆無外聿脩舊章時侃待罪左省俾充正使往而以行人高君副之啓　命南下歷詢往跡則自成化己亥清父真襲封時趾今五十餘禩獻缺文逸傳傳莫知所之攷

一統志星槎勝覽等書登載互逸罔可據依甲午仲夏觧纜閩江賴　天子威靈海若効順再旬達其國宣　詔勑錫章服如儀尚清率國人稽首踊躍歡呼稱職貢匪懈已事遄返十月朔還閩可以卜日齋沐而見　上矣惟前輩使外國率有紀錄或賦咏非以炫詞華也窮荒絶裔亦造物者之所陶鎔而風聲曠邈品藻弗及若道途之險易山川之怪奇風俗之微惡人物之醜好以至昆蟲草木之變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之不齊非特採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之周爰咨諏自不可少也因斑高君日紀聞見凡道

途山川風俗人物之實起居日用飲食之細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存紀載殆郢書燕說之類志其略辨其異此録之所不容已也君子之飽道腴者或寓目焉其大意之筵薦以海錯庶幾一下筯乎不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覆瓿之具爾若繼今使者取以爲擿埴索塗之助容可乎

嘉靖甲午陽月望日四明陳侃書於閩之長春堂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爲天下君凡惟乎庶政必斟酌夫古禮其於錫
爵之典未嘗以海内外而有間爾琉球國遠在海
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尚真夙紹顯封已踰四紀茲
聞薨逝屬國請封世子清德惟克類衆心所歸宜
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特遣正
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高澄齎詔往封
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爾宜

慎乃初服益篤忠勤有光前烈凡國中耆俊臣僚其同寅翼賛協力匡扶尚殫事上之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永底寧謐用弘我同仁之化共享太平之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皇帝

嘉靖十一年八月

之寶

皇帝勅諭琉球國故中山王尚真世子尚清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欽順

天道世事

皇明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傷爾以家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齎詔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祗承君命克紹先業脩職承化保境安土以稱朕柔遠之意欽哉故諭

須賜

國王

紗帽一頂展角全

金厢犀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條

大紅織金胸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褡護一件

緑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米旒皁皺紗皮冠一頂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枝袋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緞膝一件 玉鈎全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 金鈎玉玎璫

紅白素大帶一件

大紅素紵絲鳥一雙 機全

丹碧紅平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素白中單一件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毬絲布一疋

妃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磁絲布十疋

廣　運

嘉靖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之　寶

諭祭文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　月朔日

皇帝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

高澄

諭祭琉球國中山王尚真曰惟王嗣守海邦四十餘

載敬

天事上誠恪不渝宜永壽年爲朕藩屏胡爲遘疾遽
爾告終訃音來聞良用悼惜遣官
諭祭特示殊恩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品

牛一隻　猪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象眼糕一盤　高頂茶一盤
響糖五箇　酥餅酥醞各四箇
纏碗五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燭紙一百張

酒二瓶

使事紀略

嘉靖丙戌東琉球國中山王尚真薨越戊子世子尚清表　請襲封下禮部議禮恐其以奚齊奪申生也又恐其以牛易馬也令琉球長史司復竪其實戒毋誑越辛卯長史蔡瀚等竪諸與民達於勳戚同然一辭僉曰尚清乃先王真之冢嗣立爲世子有年昔先王辱徼福於　天朝願終惠於義嗣者具文申部宗伯韙之越壬辰春禮部肇上其議請差貳使往封給

事中爲正行人爲副侃與澄適承之焉　命下之日時夏五望也有爲予等深計者曰海外之行險可知也　天朝之使遠冒乎險而小國之王坐享其封恐非以華馭夷之道盍辭之以需其領予等曰　君父之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況我生各有命在天豈必海外能死人哉領封之說出於他人之口則爲公議出於予等之口則爲私情何以辭爲勿聽六月各賜一品服一襲侃以麒麟澄以白澤俱大紅織金羅爲表絹爲裡羅蓓護青羅擢手裏亦用絹使外國必加服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玉則自備又各

賜家人口糧四名憫茲遐徼優以緝御　恩至渥也八月侃等始治裝戒行行之若是徐徐者因封琉球舊案禮部失於回祿　請查頒賜儀物於　內府各監局彌月而后克明復造於所司亦難卒製故弗克行非敢久稽　君命越癸巳五月侃至三山澄亦以六月至閩之三司諸君承禮部咨文已將過海事宜會裁已定造船之制訪於耆民得之大小廣狹惟其制價計二千五百兩有奇予等初欲各具一艘見其費之廣也而遂不敢無益於國而侈其費財之蠹也惟舊制以鐵梨木爲杙桿取其堅固厚重今以輕價

索之而難於得易以他木予等必欲倍價以購後果得之財固當惜柁乃一船司命其輕重有不難辨者七月二日定疎即船之底木福州府備奈豕二羊二予等主奈三司諸君率府縣官亦與陪焉重王事也定疎之後方鳩舟人僝功矣侃等與衆官時巡督之十一日遣承差齎本赴京謹　題爲求封事切照嘉靖十一年琉球國世子尚清奉　表請封　欽蒙差臣等克正副使齎捧　詔勅前往琉球封尚清爲中山王臣等隨即辭　朝前來福建造船船完之日過海行禮所有齎去　詔勅聞弘治正德年間脩撰倫

文叙編脩沈壽等曾差往安南國因彼國欲留　詔勑爲國之寶俱曾題奉　欽依聽其請留臣等思得琉球國襲封事例遠年無從查考萬一尚清亦如彼國請留　詔勑臣等堅執不從恐拂彼敬奉之心聽其請留又非臣等所敢專擅如蒙乞　勑禮部查議應否聽其請留庶臣等有所遵守而臨期不至錯誤矣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鄭珂齎捧謹題請　旨九月承差至京赴通政司投進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禮部覆題云看得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稱齎捧　詔勑前往琉球國

封世子尚清爲中山王惟恐請留　詔勑乞要查議一節即查有倫文叙等事例合無准其所奏本部行令各官臨時斟酌如彼國王請留之意果出誠懇亦宜俯順夷情聽其請留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十一月承差齎儀制司手本至閩侃等伏覩　霽旨馭夷以誠敢不祗若　明命是月琉球國進貢船至三等聞之喜閩人不詣　海道方切憂之喜其來得詢其詳異日又報琉球國船至乃世子遣長司蔡廷美來迓予等則又喜其不必詢諸貢者而有爲之前驅者矣長司進見道世子遣問外又道世子亦慮閩人不

善操舟遣看針通士一員率夷稍善駕舟者三十人代爲之役則又喜其不必藉諸前驅而有同舟共濟者矣大蹇明來憂用以懌即此而觀世子其賢矣乎敬使所以敬君也敬君所以保國也懷德畏威邦其永孚於休越甲午三月舟始畢工其舟之形制與江河間坐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窓玲瓏開爽明廣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則艙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啟牖亦若穴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故前後艙外猶護以

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而實可以濟險因地異制造作之巧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竪以五掩大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上安詔勑尊君命也中供天妃順民心也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置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十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舟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艫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井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

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面刀鎗弓鎗之數多多益辨佛朗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所以壯國威而寒外覬之膽也二十五日出塢塢即造船之所亦設祭如定陵之時其間若監浮水若治綵皆有祭文祭禮皆如初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　王事孔難利涉大川故也四月十八日舟先發於甫臺南臺距海百餘里大舟畏淺必潮平而後行日行數里故先之架舟民稍用一百四十人有奇護送軍用一百人通事引禮醫生識字各色匠役亦一百餘人官三員千戶一

員百戶二員各給銀十二兩爲衣裝之費餘各給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舊時用四百餘人今革其十分之一從約也舊例猶有金銀九十餘器金廂帶四條備二使過海之用福州府造冊開報田文與之職等素有清約無事華侈茶鍾酒盞用銀者相應備辦銀酒素銀撒盞銀節盂金廂帶皆不必用雖舊有成案似宜遵奉但裁而行之存乎其人毋得妄見妄費以汚職等名節造完之日令首領官一員齎領前去回還之日照數給領若此者真行也非以要譽也二十六日予等啟行三司諸君送至南臺魚肉千几醽酒

于尊爵三行予等起謝曰曩時海國之役必數年而始克竣聞之舟不易成也今來及其日月而有航海之期誰之功也敢不再拜諸君皆歌蒸民之詩以贈亦再拜遂別是晚信於舟中翼日至樂長司舟亦隨行中途爲淺所傷臭厥載具狀伏於階下求爲之援予等欲藉其爲前驅即日將行事已亟不可辭判詞於提舉司令申海道假環海衛所禦寇之舟暫遣其歸此固爲趙亦爲楚也適分守海道都閫諸君繼至海道亦以　王事爲亟遂遣之五月朔予等至六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巡守諸君請宴爲餞是

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舟人皆疑予等亦有懼心有愛之者勸遲遲其行遲而得已於行姑少待焉可也終不能已遲之何益今人既集矣渙之恐難卒萃舟不速行器具易窳有司費也後緩則更倍之遂別諸君慨然登舟連日風逆五日始發舟不越數舍而止海角尚淺至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風順而爲波濤亦不洶湧舟不動而夷與夷舟相爲先後出艙觀之四顧廓然汪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

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歌舞於舟喜達於家夜行徹曉風轉而東進尋退尺失其故處又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船來問夷通事與之語而去十三日風少助順即抵其國奈何又轉而北逆不可行欲泊於山麓險石亂伏與下譙避之遠不敢近舟蕩不寧長年執舵甚堅與風爲敵不能進亦不能退上下於此山之側然風甚厲浪亦未及於舟中尚未懼

相持至十四日夕舟刺刺有聲若有分崩之勢大桅原非一木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鐶孤高衝風搖撼不可當環斷其一衆恐其遂折也驚駭叶囂亟以釘鉗之聲乃息原舟用釘不足稔麻不密板縫不固鐏縫皆開以數十人輪流引水水不能止衆白不可支矣齊呼天妃而號剪髮以誓予等不能徹夜不寐坐以待旦忽一家人匍匐入艙抱予足口噤不能言良久方云速求神佑船已壞矣予等聞此心戰神怖無可奈何嘆曰各抱　詔勅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於此將焉求之而又將焉逃之是時惟長年數人色

不必動但云風不足懼速求鏬縫而塞之可保無虞衆亦知其然舟蕩甚足不能力心悸目眩何鏬之求於是有倡議者曰風逆則蕩順則安曷由以從順入心必寧衣袽有備上可圖也有一人執舵而云海以山爲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漂於落漈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失此恐無以救夷通士從旁贊之予等亦知其言有據但衆庶慄慄啼號不止姑從衆以紓其懼彼亦勉強從之旋轉之後舟果不蕩執燭尋鏬皆塞之罔水不能入衆心遂定翼午風自南來舟不可往又從而北始悔不必待也計

十六日旦當見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舵者曰今將何歸衆始服其先見徬徨躑躅無如之何予等亦憂之亟令人上桅以覘去遠見一山巔微路若有小山伏於其傍詢之夷人乃曰此孰壁山也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三百里至此可以無憂若更從而東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地泊焉十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米瓜菜之物爲從者犒亦有酒果奉予等通事致詞曰　天使遠臨世子不勝忻踊聞風伯爲從者驚世子益不自安欲躬自遠迓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具菜果將問安之敬予

等受其詞雅受之時予之舟已過王之東欲得東風惟順夏日誠不易得也子復遣夷衆四千人駕小船四十艘欲以大纜引予之舟通事乃曰海中變出不測豈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譯遣衆夜挽舟以行敢告船分左右各維一纜迤邐而行若常山蛇勢亦一奇觀也一晝一夜亦行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不可以人力勝遂泊於稜山之畏法司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予衆苦之在舟日久欝隆成疾求登岸以避之而不可得泣訴於予予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人至

四千力亦衆矣不能挽一舟以行虎賁三千猶足以成武功孰謂浮海爲易耶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員益以數舟而來風亦爲息始克行法司官左右巡督鼓以作氣自夜達旦夷衆亦勇於用力無少懈至二十四日猶未克到世子復遣長司來曰世子聞至稜山刻期拱候六日不詹中心孔棘恐爲從者憂謹遣小臣奉慰子等二十五日方達泊船之所名曰那覇港計六石登舟至此幾一月矣予二人局於一艙不便出入暑氣薰蒸脾胃受疾寢食弗安兼以風濤之險日驚於心得保殘喘以終　王事鳴呼艱哉是

日登岸上翼然亭有扁曰迎恩世子遣衆官大小百餘員隨　龍亭候於亭下予等捧詔勅安於龍亭衆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　天使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　龍亭安於中堂衆官復行禮如初進見予等亦行禮而退予等呼長司問曰世子不迎　詔勅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　詔勅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違制以行予等曰守制國之經也臣之良也大以字小惟信之懷敢爲一已是使而裂信毀制乎聽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皆官正涖事禮無不肅用無不周下隷從人各有寢

舍時給廩餼亦使之安每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問安具酒二壺果盒二架酌酒於手跪而言曰世子念天使舍館麗而卑狹是就恐不能安朝夕令小臣問候起居予受其酒乃曰賓至如歸不惟其物惟其誠世子誠矣胡弗安之有飲畢復獻牛羊菜果初皆麾之後見其意勤肯間亦或受每一饋予等亦遍及於從人無弗均六月哉生明報長史舟至北山又越五日始抵國較之予舟浹旬之隔詢之乃知桅折帆傾非夷衆之熟於操舟幾何而不飫魚腹也越既望行祭王禮王墓不知所在有寢廟一所在國門外即於

廟祭焉封其生者而又祭其薨者厚也所以勸天下之忠也祭先於封者尊也所以勸天下之孝也忠孝之道行於四夷胡越其一家矣祭品皆　欽定之數牲牷維腯酒醴維醇罔敢弗絜先迎至廟俟設定後用　龍亭迎　諭祭文于等隨行將至廟世子素衣黑帶候於外門戚乎其容儼然若在憂服之中于等拱而入其寢廟神主居東西向于等居西東向　龍亭居中南向世子居南北向宣　諭祭文畢世子出露臺北向謝　恩進與于等交拜揖至中堂于等南向坐定世子令長史致詞曰清鵠處海角辱玉趾遠

臨當匍匐奔迓有制不敢違越徒懷慚竦今又辱賁及先人幽明倍感敬具清酌二卣以獻左右聊用合歡其敢曰休享予等曰　朝廷之制臣子所當共守乎賓主焉者也人欲爲善誰不如我敢辭世子又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匡是將禮也斯可以燕樂嘉賓之心今皆無之正以此耳幸毋辭予等愛其言敬不踰制忠也樂不忘親孝也忠孝之人可以言禮諾之酒數行皆親獻禮儀卒度阿弗恭坐少項別隨遣法司官同長史至館致世子辭曰今日勞從者爲先人寵光小國無以爲獻戈具黃金十兩爲

壽予等詒曰世子知道而亦以此挽我乎今持去不從作書與之曰君子交際之間有禮焉有義焉禮以將敬義以接物賓主各欲自盡而已今日之舉　君命是將敬共　王事乃其職也款我以華筵亦云厚矣而又惠我以裹蹄不已過饋乎在世子行之固盡禮在侃等受之則爲非義授受之間天理人欲判焉辨之明而守之固敢自欺乎辭不更贅惠無再貽世子果知禮義者得其書不復再饋祀事畢越七月二日封王是日黎明世子令衆官候於館門之外導引詔勅之國國門距館路三十里界在山海之間險側

高里不齊不能如砥矢將至國五里外有牌坊一座扁曰中山自此以往路皆平坦可容九轍旁壘石墻亦若百雉之制世子候於此　龍亭至行五拜三叩頭禮導引之國門門曰歡會門透迤數步即王之宮宮門三層有數級之階至正殿巍然在山之巔設龍亭于正中行大　封拜國禮王升降進退舞蹈祝呼肅然如式先期五日長史已請儀注習之熟矣禮畢揖予等至別殿復行見禮衆官亦拜見如初王暫退出臨羣臣是日維良是　天子新命與一國正始羣臣但四拜爲賀臣之尊者親者奉觴爲壽夷俗以

此爲敬君臣之閒亦行之朝罷別殿設宴金皷笙簫樂翁然齊鳴　王奉酒勸清而烈來自暹邏者比之麴米春醞人更不須一盞予等但嘗之而已籩豆之實備水陸之珍腳膿燒炙之膳既旨且多然不能自制也皆假予等所帶庖人爲之蓋夷俗箕地而坐無燕享醼會之事不知蒸調和劑之味故假以開其陋耳獻酬交錯至晡而止予等令儀從迎　詔勑至館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爲寶墨書以爲寶　先朝詔勑藏之金櫃已八葉於茲矣今辱賁臨幸留鎮國不爾予小子自底不類爲先人羞予等見留否之實長史

數臣各捧一道而來　奎壁輝映絢采一堂遂許留之王喜甚重拜而別予等至館王親一員同長史來饋禮物厥色麼之長跪不起不得已姑取扇布二物以荅其誠餘不之受復與一書曰士君子立身大節不過禮義二者前書備布想已知之賢王亦知　朝廷之大法乎今　聖天子御極議禮制度萬物維新羣工濟濟皆秉羔羊之節晉如鼫鼠若愁如催如而已侃等叨居近侍方欲播　君德於無疆守臣節於不辱爲　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義以貽滿秦之譏耶與者受者其戾一也欲聲清議其罪不

恭王見書令長史來言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清聞之常兢兢不自安唯恐不道爲　聖朝棄況　天使陟降　左右者乎敬君之心華夷無二昨聞高諭敢犯　朝廷二十二日復設宴名曰拂塵使琉球與使他國不同安南朝鮮之使開讀　詔勅之後使事畢矣陸路可行止事遄返不過信宿琉球在海外候北風而後可歸非可以人力勝者日久不免會多會多不無情褻勢所必至也踽踽凉凉豈非一日安耶是宴之設籩豆尚楚而方物不復陳矣但令四夷童歌夷曲爲夷舞以侑其觴傴僂曲折亦足以觀舞罷

令世子介子執弟子禮奉酒三爵將行復躬捧玉盃乃　武宗所賜者引滿勸白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越二十五日之夕颶風暴雨倏然而至茅舍皆蓆捲予館亦兀兀不安寢不能起坐中堂門牖四壁蕩然無存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繫遣人視之僉曰昏黑不辨牛馬而岐路安可分向待之風雨果惡亦不可強質明而往王已差法司官率夷人數百守於舟側矣詢之舟人乃夜半時至也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且遥不避而來予因嘆曰華夷之人風雨晦暝之夕塞向墐戶以避之猶恐未安衝風冒雨而行者必其

骨肉顛沛而不容已孰能視他事如家事而艱險不辭者乎夷之君臣其亦可感也夫八月中秋節夷俗亦知爲美請賞之因得徧遊諸寺寺在王宮左右不得輕易往來有曰天界寺有曰圓覺寺此最鉅者餘小寺不暇計寺山門殿宇弘敞壯麗亞於王宮正殿五間中供佛像一位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佛故致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彩下用蓆數重清潔不可容寢殿外亦鑿小池甃以怪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棕而葉似鳳尾四時不改柯易葉此諸夏所無者徜徉良久塵慮豁然但僧皆夷俗不

可與語亦不敢見然亦知烹茶之法設石鼎於几上煎水將沸用茶末一匙於鍾以湯沃之以竹刷瀹之必頃奉飲其味甚清是日王因神降送迎無暇遣王親侍遊至未刻邀坐宴不甚豐而情意則款洽矣諸從人皆召至堦下令通事歡飲旅進旅退各以班序至醉而止向夕回館明月如晝海光映白松影飾青令輿人緩步徐行縱目所適心曠神怡樂茲良土忘其身之在海外也二十三日王使至館相訪令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茲狡焉不可測其衷候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予等但應曰已

知之矣海外之國唯彼獨尊深居簡出乃其習也井底之蛙其可語以天日之高明也哉亦具餕核留坐移時別去二十九日請餞行陳蓆於亭中觀龍舟之戲舟制與運舟之法放華人亦知奪標以爲樂但運舟者俱小吏與大臣子弟也各簪金花具彩服雖濡於水而不顧以示誇耀之意越月七日復請餞予等訝其煩也深拒之懇之再三而後行至則見其席之所列皆非昔比山蔬海錯糗餌粉酏雜陳於前者制造精潔味甚芳旨但止數品不能如昔之豐詢之左右乃知前此之設皆假諸閩人此則宮中妃嬪親製

以表獻芹之敬耳臨行長史捧黃金四十兩王乃言曰送贐之禮振古有之非清敢自褻其毋辭予等曰於義可受輒受辭之餽不以爲嫌但予等以　君命來受此而歸是以　君命貨之也惡乎敢王愕然曰　天使言必稱　君動必比義清知過矣遂不敢强復手持泥金倭扇二柄乃曰　天使遠來賜清以弁服即清之師也此別不復再會揮此或可以繫一念耳予等憫其情受之各荅以所持川扇彼喜不自勝再拜而去十二日登舟官民送者如蟻皆以漢官威儀不得復覩至有泣下而不忍去者亦足以見夷人

天性之良莫不美衣冠文物之美拘于法而不得入是可哀也泊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岸皆石惟滅風而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侍於其側且致慰詞仍遣看針通事一員夷稍數人護送又遣王親長史等官駕昔日所假之舟進　表謝　恩十八日風少息挽舟而出亦斜倚於岸衆恐其傷于石大驚幸前月親督修瞼不爲所傷復止二十日始克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作陡舟蕩不息大桅原以五木攢者竟折去須臾舵葉亦壞幸以鐵梨木爲柄得獨存舟之所恃以爲命者桅與舵也當此

時舟人哭聲震天予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嘆曰天命果如此以計免者得之矣孤死尚正首丘嗚呼孤之不能若也舟人無所庸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等爲君民請命亦叩首無已果有紅光燭舟人相報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必寧翼日風如故尚不敢易舵衆皆廢寢食以待艱不復生船艙上水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尾不能運舟風弱猶可以持烈則不可救有不欲易者曰當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將柰何衆不能決請命於予等曰風

濤中易舵靜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中心冲冲亦不能決令其請珓於天妃乃得吉兆衆遂躍然起舵舵柄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數十人舉之而有餘兼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舵既易衆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舟曰山將近矣疑者曰蝶者甚微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黃雀立於檝上雀亦蝶之類也令以米餉雀雀啄盡立去是夕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漂蕩僅

如一箠稍後距水不下數丈而水竟過之長年持舵者衣盡濕則艙中受水又可知也風聲如雷而水勢助之真不忍聞舟一斜側流汗如雨予等懼甚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以紓其懼又相與歎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百神皆爲之効職天妃獨不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爲奇功矣當爲之立碑當爲之奏聞于　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已見閩之山矣舟人皆踊躍鼓舞以爲再生稽首於天妃之前者若崩厥角也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初二日入城痛定思痛不覺傷感凡接士

大夫叙其所以聞之無不慶幸區區二人何德獲此寶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旬日同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哉嗚呼危哉予因是而又有所感浮海以舟駕舟以人二者濟險之要務也今官府造作什器官之尊者視爲末務而不屑於查理官之卑者視爲奇貨而惟巧於侵欺以故種種皆不如法不久即壞房舍器用之物壞則可修猶未甚害惟舟之壞即有覆溺之患雖有船師在舟亦無及矣前所云米山之險其明効也後之使海外者軍官不必三員隨行先擇有司賢

者二員委其造船令其同行彼軀命所關督造必不苟且萬一藩臬不從以之請於　上命可也彼於駕舟者閩縣河口之民約十之八因夷人駐泊於其地相與情稔欲往爲貿易耳然皆不知操舟之術上文所云長年數人乃漳州人也漳州以海爲生童而習之至老不休風濤之驚見慣渾閑事耳其次如福清如長樂如鎮東如定海如梅花所者亦皆所用人各有能有不能唯用人者擇之果得其人猶可以少一二此貴精不貴多之意也一則可以節國之費一則可以衛衆之生故不惜辭之煩爲後使者忠告